

论隐喻与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陈 芙

(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杭州 310018)

摘 要: 语言的任意性和象似性是语言学界和哲学界一直有争议的论题。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阐明了概念域间的映射机制。概念域的映射使语言符号之间建立了关联关系。符号之间基于相似点的关联关系说明语言具有象似性。隐喻被视为语言概念体系的核心,通过研究隐喻的映射机制可以说明在语言体系中,任意性和象似性共同存在,并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关键词: 语言符号; 隐喻; 概念域; 映射; 象似性; 关联关系

中图分类号: H021 **文献标志码:** A

0 引 言

在词源学中,“metaphor”一词的拉丁词源是“metaphora”,希腊词源是“metaphorá”,和“metaphéreîn”同源,其前缀“meta-”意为“over”、“across”,词根“phereîn”意为“to carry”、“to bear”,所以“metaphor”原指“to carry over”、“to transfer”。在语言学中的引申义是指把一个词的意义(sense)“转移”到另一个词上。本质上说,隐喻是意义的迁移。

P. H. Matthews^[1]编纂的《牛津简明语言学词典》给“metaphor”下的定义有两个:

(1)“figure of speech in which a word or expression normally used of one kind of object, action, etc. is extended to another.”

(2)“used by G. Lakoff in the 1980s of a general pattern in which one domain is systematically conceived and spoken of in terms of another.”

定义(1)是修辞概念上的,定义(2)则基于美国认知语言学家莱考夫(G. Lakoff)和美国哲学家约翰逊(M. Johnson)在《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书中提出的概念隐喻理论,

该著作对隐喻研究具有划时代意义。

隐喻原本和排比、双关、借代、反讽等一样属于修辞学范畴,但隐喻研究早已超出了修辞学范畴,成为语言学、语言哲学、逻辑学、认知学等学科的重要概念。在*Metaphors We Live By*这部专著中,莱考夫和约翰逊开篇即阐明了隐喻的重要性:

“We have found, on the contrary, that metaphor is pervasive in everyday life, not just in language but in thought and action. Our ordinary conceptual system, in terms of which we both think and act, is fundamentally metaphorical in nature.”^[2]

因此隐喻被认为是概念体系的核心,人类的语言、思想和行为在本质上都是隐喻的。语言符号本身就是事物的象征,可以说语言符号本质上都是隐喻的(... all words are therefore metaphorical^[3])。语言中的隐喻随处可见,寻常到让我们习以为常、不易察觉的地步。例如“Time flies”、“tax threshold”、“sweetheart”、“steepest decline”、“经济基础”、“牛市”、“门外汉”等等信手拈来的例子中都包含隐喻,不论名词、动词、形容词还是副词都可以构成隐喻。隐喻之于语言,犹如大气之于我们的生存空间,无处

不在。

1 任意性与象似性

语言符号的本质是任意性(arbitrariness)还是象似性(iconicity),这是语言学界和哲学界的一个古老而深刻的论题。这一争论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已经开始。早在公元前,亚里士多德就在他的逻辑学著作《工具论》(*Organon*)中讨论了语言哲学问题,其中涉及了象似性问题。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语义生成的路径可以归纳成图1。



图1 语义生成路径^[4](注:图中中文为笔者所加)

亚里士多德认为,外在事物和词汇之间的过渡是人的思维,而人的思维对外界事物的认知基于“likeness”,即相似。口头词汇是思想的符号,书面词汇又是口头词汇的符号,换句话说,经过人脑的思维加工,语言符号和所指之间建立了象似性。这应该是西方语言学象似派观点的发端。1916年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在《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中提出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理论,并成为语言学界的主流观点;但与之相对的,语言的象似性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很多学者,如皮尔斯(Charles S. Peirce),海曼(John Haiman),吉翁(Thomas Givon)和韩礼德(M. A. K. Halliday)等,从语音、语义及语法等各个层面探讨了语言符号的象似性^[5]。语言任意性和象似性之争一直此消彼长,从未停歇。

就语言符号而言,象似性是任意性的对立面。符号和实物间若存在象似性,即意味着存在理据性。关于任意性和象似性的研究越来越深入细化,从笼统研究能指和所指间的关系发展到研究语言符号的形、音、义和所指间是否存在相似。任意性和象似性的争论持续几千年,仍不见定论。其实任意性和象似性是一条轴线上的两个端点,一定要将语言的属性定性为端点A或端点B,都有武断、绝对之嫌。

语言属性并不停留在这个轴线的某一端点,而是动态地处于两个端点间,既不完全任意,也不完全象似。不同语言的情况不尽相同,有些语言离任意性更近,另一些语言可能离象似性更近。例如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很多语言符号的象似性明显高于相应的英文单词,如汉字的“伞”、“网”等名词是用笔划描摹实物的外形,而英语的“umbrella”、“net”则与实物没有形象上的相似,任意性程度更高。错综复杂的语言体系内部情况也存在差异,一种语言的有些方面可能任意性多于象似性,而有些方面则恰恰相反,如拟声词模拟客观声音,象似是其造词依据,而“table”和“cat”之类的词不论发音和词形都很难找到和实物的相似处。因此,语言的任意性和象似性没有明确的分水岭,更不能一概而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和象似性具有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相互矛盾,又相互依存。所有语言都是任意性和象似性的融合体,完全任意或完全象似的语言现实中并不存在。

就大部分语言中的单个符号而言,除了拟声词、象形字之外,一般的均表现为任意性大于象似性,如“flower”、“computer”、“lady”等词语和实物之间没有相似点,正如莎士比亚在戏剧 *Romeo and Juliet* 中说的:“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但就整个语言体系内部以及语言符号间的相互关系而言,则往往是象似性大于任意性的。任意派先驱索绪尔的理论核心是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但他同时也提出另一个原则,即语言符号的共时性(synchrony),共时研究关注词汇间的“关联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6],认为共时性比历时性(diachrony)更具研究价值。索绪尔认为词汇因相互的关系产生意义,他在阐明语言任意性的同时,也强调语言的任意性并不总是绝对的: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the arbitrariness of the sign does not prevent our singling out in each language what is radically arbitrary, i. e. unmotivated, and what is only relatively arbitrary. Some signs are absolutely arbitrary; in others we note, not its complete absence, but the presence of degrees of arbitrariness; the sign may be relatively motivated.”^[6]

索绪尔的这段话表达的观点很清楚,即任意性不是绝对的,在任何语言中都存在具有一定理据性的语言符号。

共时研究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结构主义理

论,都强调词汇间的关系。结构主义的代表德国语言学家特雷尔(J. Trier)提出的语义场(semantic field)理论^[7],说明词汇并非孤立存在,词汇及其意义相互依存、扭结,构成一个意义体系。因此,语言的象似性研究,在语言和外在世界的这条路线上似乎难以找到更大的突破,而应转向语言内部,发掘语言符号间的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对语言象似性研究而言举足轻重,因为隐喻及其映射机制正是构建词汇关联的桥梁,是探索语言符号间关联关系的理想切入点。

2 隐喻的映射机制和语言符号的象似性

2.1 隐喻的本质

在修辞学中,通常以是否有“像”、“如”之类明确表示比喻的词来区分明喻和隐喻。“Time is money”是隐喻,把这句话的“is”换成“is like”就成了明喻。如果这种区分方法成立,那么,明喻是明明白白地指明所说为比喻,而隐喻之所隐仅仅隐去了比喻词而已。但隐喻和明喻的区分远非如此简单,有没有用“像”只是形式上的肤浅界定,没有触及隐喻和明喻的本质差别。隐喻往往以具体喻抽象,其主体(tenor),或曰本体,是一个较抽象的概念,而它的载体(vehicle),或曰喻体,是具体的概念。明喻则可以以具体喻具体,例如“姑娘像花儿一样”。隐喻和明喻“……两者的区分不在于修辞上用了‘像’抑或用了‘是’。张三是猪,虽然用了是,说的仍然是像,它仍然是一个明喻。逝者如斯,用的是如,却揭示着时间之所是,从而是一个隐喻。”^[8](引文中的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所以,有没有使用比喻词并非界定隐喻和明喻的标准,本体和喻体属性的差别才是其更本质的区别。

《周易》中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如,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9],意思是说圣人会把深奥抽象的道理,用具体易见的事物形容,来象征特定事物切合的意义,而选取具体事物的方法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9]。这是中国古文化中关于名实和隐喻的朴素理论,但却一语道破隐喻的两个本质特性,即以具体喻抽象和意义迁移。

2.2 隐喻的映射机制

莱考夫和约翰逊在 *Metaphors We Live By* 一书中对隐喻做了深入研究,揭示了隐喻更隐蔽的特性。修辞学上将隐喻所涉及的两个事物称为喻体和本体,莱考夫和约翰逊则称之为源域和目标域,源域和目标域都是概念域(conceptual domain)^[2],喻体

和本体的概念仅属于修辞学范畴,而概念域这个术语不仅涉及修辞,而且将客观世界、语言符号以及思维意识关联起来,将隐喻从修辞学概念提升到与整个语言体系以及思维活动密切相关的高度。该书2003版中新增了一个后记,这篇后记再次强调隐喻是自然现象(“... metaphor is a natural phenomenon.”^[2]),是神经活动(“... Metaphor is a neural phenomenon.”^[2])。人类的大脑倾向于借助具体概念思考和理解抽象概念。隐喻研究从而超出了修辞学、甚至语言学的范畴,直接与认知学、神经学挂钩。隐喻和其他比喻形式的区别以及隐喻与象似性的关系,也可以从认知和思维活动的过程中深入挖掘。

隐喻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映射(mapping),通过一个域向另一个域的映射,语义相应发生迁移。映射本来是一个数学术语,指两个非空集合之间元素相互对应的关系。语言学借用了这个数学术语,套用到概念域上。两个概念域好比是两个非空集合,其中的某个或某些语义元素产生对应关系,而这种关系的产生,是由于两个域之间存在相似点。概念域间的相似点被发掘,通过映射,形成了隐喻。“隐喻思维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共性联接”^[10]。表1以“construction”和“society”两词为例,说明这两个概念域的共性联接。

表1 “construction”和“society”的共性联接

construction	society
entrance	the right to join a group or organization
back door	a secret, dishonest way of doing things
ceiling	the upper limit
floor	an officially agreed limit below which something cannot go
foundation	the most basic part of something
superstructure	a political or social system that has developed from a simpler system
room	opportunity, possibility
door	an opportunity to do something, or a possibility that something will happen

“建筑”和“社会”是两个基本概念域,“建筑”是有形的具体概念,“社会”则是相对抽象的概念。因此,各种语言中大都以“建筑”隐喻“社会”的现象,而且由于人类认知和思维的共性,这类隐喻基本大同小异。通过隐喻,将已知、可见的“建筑”这个源域的认知映射到“社会”这个目标域,从而激活人们对社会结构及其运作方式的认知。

隐喻的映射机制揭示了隐喻之所隐绝不是隐去了比喻词,隐而不显的是两个概念域在思维意识中

的映射并激活的过程。概念域间的相似性通过隐喻机制得以彰显。隐喻的要点是两个概念域之间的相似性,这一点通过比较隐喻和转喻的差别就能清楚地说明。隐喻的出发点是相似性(similarity),并通过相似产生联想,而转喻的出发点则是在同一个认知框架下的两个事物间的相邻性(contiguity)^[11]。例如,“火红的青春”中的“红”是隐喻,红色是火焰、太阳的颜色,和“青春”间的相似性不言而喻,这个隐喻让人联想到“热烈奔放”、“激情洋溢”等等;而“穿红戴绿”则是转喻,用衣着的颜色替代衣服,“红”和“衣服”之间不存在相似性,借助动词“穿”将其指引到“服饰”这个认知框架。再比如“唱红歌”是隐喻,而“那边来了个红领巾”则是转喻。这些实例均说明,隐喻的映射机制基于“相似联想”^[12]。

2.3 概念域的双向映射与语言体系的建构

概念域的映射不是单向的,不仅会产生由源域向目标域的映射,目标域也会对源域发生反向映射,导致语义的交织融合(“In metaphor, there is coactivation of two domains”^[2])。隐喻是两个概念域间的“共同激活”。所谓激活,也就是通过映射,揭示两个概念域的相似性,构建源域和目标域间的关联,产生理解和联想。而且激活是相互的,通过联想的构建,使得两个概念域的意义都更丰满清晰。概念域的激活使得意义触类旁通。如果一个隐喻激活一对概念域之间的某个相似点,建立某种意义关联,那么成千上万的隐喻则使符号间的关联千丝万缕、纵横交错,使语言成为一个建构于符号关系之上的系统。

例如“green food”这个短语中包含“green”这个颜色词的隐喻,和食品本身的颜色没有关联。由于“green”是植物的代表色,而植被是环保、生态和有机这些抽象概念的核心元素,所以“green”这个颜色概念作为源域,通过联想,映射到目标域,意为“有机的、生态的、环保的”。还以“green”为例,由于“green food”这样的隐喻不断出现,目标域的概念会反过来丰富“green”这个词的词义负载,使得该词在符号体系中与生态环保概念间的关联不断强化,以至于“green”和别的词汇构成其它搭配时,如“green lifestyle”、“green issues”、“green agriculture”等等,也会使人产生类似联想,达到隐喻效果。这些比喻用法使得“绿色”和生态、环保概念间的语义关联稳固化,与此同时,“green”这个词还会和其它概念域通过隐喻发生语义迁移和激活,如“green hand”、“green with envy”、“the green stuff”(美式英语中指“money”)等等,“green”这个词的意义关联和负

载如同滚雪球一样不断更新、壮大。

索绪尔指出语言的理据性来自词汇间的关联关系,他举例说“shepherd”是任意的,但合成词“cow-herd”则具有相对理据性,同样地,“tree”是任意的,但“pear-tree”和“cherry-tree”也具有相对理据性^[6]。回到“green”的例子,如果树叶的颜色被称为“绿色”,而不是“红色”,是任意的,那么有机生态食品被称为“绿色食品”确实有据可循的,其中的理据性来自隐喻。

2.4 语言属性的辩证关系

我们生存的世界中,万事万物息息相关、彼此关联。外在事物在人的认知世界里会形成“意象图式”(image-schema)^[2]。隐喻是语言符号的黏合剂,通过映射机制搭建符号间的类似关联,因此意象图式中蕴含的客观事物间环环相扣的关联性可以借助隐喻在语言中再现。隐喻机制是人类共有的,因此人类思维方式具有同一性,在不同语系间,基本概念(primary concept/metaphor)以及基本隐喻存在明显的相似性,如空间、时间、大小、好坏等概念。这也是语言象似性的明证。

任意性和象似性是一对矛盾,但矛盾往往并不意味着非此即彼,一对矛盾体常常既对立又统一。任意性和象似性好比汉文化中所说的阴阳,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能指和所指之间,或者说名实之间,往往任意性大于象似性,但语言符号间由于隐喻建立的关联关系,则往往象似性大于任意性。不妨说任意性是语言的外壳,而象似性则是语言的内核,两种属性缺一不可。

3 结 语

莱考夫和约翰逊的概念隐喻理论开创了隐喻研究的新视角,不仅阐明了隐喻在语言和思维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而且解释了隐喻和语言象似性的关系。但他们的研究还仅仅停留在研究语言本身。创造并使用语言的是人的大脑,要最终解释各种语言现象,需要揭示大脑的语言机制。随着学科融合的深度,隐喻研究也已开始借力自然科学的先进技术,如利用ERP(event-related potential,事件相关电位)技术^[10]来分析大脑处理信息和进行语言活动时的脑电波变化。人类的大脑理解和组织语言的过程,一直如同暗箱操作,通过认知语言学与自然科学的结合,或许终能让它从幕后走到台前,显露其庐山真面目,关于语言任意性和象似性的困扰或可迎刃而解。

参考文献:

- [1] Matthews P H.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nguistics[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224.
- [2] Lakoff G, Johnson M.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226-256.
- [3] Newmark P.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1: 84.
- [4] Weidemann H. Aristotle and the Stoics on Language [G]// Brown K. Encyclopedia of Language & Linguistics. 2nd ed. Oxford: Elsevier, 2005: 471-473.
- [5] 朱永生. 论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象似性[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02(2): 2-7.
- [6] Saussure F De.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M]. New York: Philosophical Library, 1959: 125-131.
- [7] 伍谦光. 语义学导论[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94.
- [8] 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335.
- [9] 周易译注[M]. 黄寿祺, 张善文, 译注.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384-402.
- [10] 王小璐. 汉语隐喻认知与 EPR 神经成像[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132.
- [11] Jakobson R. Two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wo Types of Aphasic Disturbances [G]//Jakobson R, Halle M. Fundamentals of Language. The Hague: Mouton, 1956: 55-82.
- [12] 曾庆敏. 从认知角度看隐喻和转喻的功能差异[J]. 西南政法大学学报, 2005(5): 131-134.

On Metaphor and Iconicity of Language Signs

CHEN Fu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Randomicity and iconicity of language are controversial topics in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Conceptual domain theory put forward by Lakoff and Johnson illustrates the mechanism of mapping among conceptual domains. The mapping of conceptual domain makes language signs establish associative relation. The associative relation among signs based on similar points shows that language has iconicity. Metaphor is considered as the core of language conceptual system. Therefore, the research on mapping mechanism of metaphor can show that randomicity and iconicity coexist in language system and have dialectical relationship with unity of opposites.

Key words: language sign; metaphor; conceptual domain; mapping; iconicity; associative relation

(责任编辑: 张祖尧)